



12143

永定寺大悲殿碑記

天下所在之梵刹其大小名稱不一

者爲佛爲菩薩據教言佛之多有不可說數而獨

奉釋迦牟尼佛有常尊菩薩亦不可說數而獨奉

觀世音菩薩有常尊夫釋迦產於西域天竺有其

地生於中國周顯王時壽七十三歲有其年之始

與終其所說法皆與同時之人問答而記錄有其

據故稱爲本師爲教主尊而奉之宜也觀世音菩

薩教言菩薩自過去無量劫前有佛名觀世音教

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遂得稱觀世音菩薩其

已畦集

卷七

大悲殿碑記一

二弃草堂

生不知於何地滅不知於何年其始與終之迹皆

不得而知疑其事近於虛誕官邈乃天下之人羣

奉而尊之且敬而親之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信

之篤而事之誠有過於本師教主者則何也昔我

先師孔子之言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而達人蓋盡天下之人共有一欲而聖人在我惟

有一仁人之欲以仁者之欲推之則立人達人包

舉已盡極之爲博施濟衆堯舜猶或難之然理終

不誣也佛之教以度生爲本願其意欲使凡有生

者盡厭我欲與其欲而後止然既登佛果則退而

處乎寂滅度生之事自任之菩薩而觀世音菩薩則至仁之人也然在儒者則謂之仁在菩薩則謂之悲儒者以仁應天下之欲極形容之則曰其仁如天菩薩以悲應有生之欲無象可形容而極其量則曰大故觀世音者菩薩間修之體大悲者菩薩所施之用也自其一首三首以至八萬四千燦迦羅首二臂四臂以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四目以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手臂錯出開合捧執弓矢劔盾經卷香花盃水揚枝珊瑚寶炬白拂朱杖種種莊嚴諸物皆菩薩博施之具十四無畏已畦集

卷七

大悲殿碑記二

二弄草堂

四不思議三十二應皆菩薩濟衆之目也菩薩有大悲無異乎仁者有大欲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雖欲不尊而親之信而事之胡能已哉吾嘗又以謂釋迦世尊則如君觀世音菩薩則如相君如堯端拱於上相如舜凡堯之所欲爲皆舜爲之而堯受其成故今凡建大悲懺法壇場者必位世尊南面位大悲菩薩於西而東面行懺法者西向禮菩薩而不禮佛佛端坐而受其成此事可徵也是不獨篤夫愚婦之信之篤而事之誠即賢者智者亦不能不信其理而崇其事矣蘇郡城永定講寺梁

天監初永定法師始建係吳郡太守顧彥先捨宅再興於石晉天福中元至正間有僧九臯聲公來主法席學徒數千人建方丈名海印堂元末張士誠據平江駐兵於寺寺盡燬明洪武間里人黃茂之捐貲重建大雄殿與海印堂自梁至明寺興廢不一詳載姚廣孝記明季寺又盡廢

國初有賢首宗法師微密詮公以重興寺自任偕其徒省公竭力重建大雄殿於殿後建大悲閣閣未克成而廢康熙二十八年詮公之法孫弘方德法師博貫教藏妙行莊嚴爲諸方首念其師未竟

已畦集

卷七

大悲殿碑記三

二弃草堂

之緒與里中諸善信復營建大悲殿仍閣址也善士鄭櫛與其子焯倡率爲衆姓先有節婦顧氏捐貲首倡康熙三十一年某月日殿落成凡殿中所宜有者咸次第具於是修禮大悲懺法以告終事法師乞予文記之予惟大悲菩薩之事釋典固極侈言之矣而未有能知其爲脗合吾儒仁者之事故於文發明其說以記之康熙癸酉春王上元前一日橫山葉燮拜撰

已畦集卷之八目錄

序

纂修吳江縣志定本序

黃葉邨莊詩序

廉讓堂詩序

密遊詩序

泛雪詩序

赤霞樓詩序

友人詩集序

桐初詩序

已畦集

卷八

目錄一

二序草堂

蓼齋詩序

小丹丘詞序

南遊集序

黃山倡和詩序

湖上吟序

心癖上人詩序

已畦集卷之八

吳江 葉 燮 星期

纂脩吳江縣志定本序

吳江縣向有莫旦徐師曾二志前此有竇德遠本及陳盧王三家諸志或輯而未就或就而弗傳其傳者惟莫徐二書爲邑之文獻久矣莫志成於明弘治年間徐志成於嘉靖年間迄於
皇清其間一百四十餘年缺而未纂康熙二十二年各直省奉

上命纂脩地志而下於郡縣於是我邑侯郭公與

已畦集

卷八

吳江縣志序一

二弃草堂

邑紳士因舊志纂而續之上自三代以及康熙二十三年凡於例得書者悉志之爲書四十六卷二十餘萬言其間刪莫志者十之四刪徐志者十之三補二志之遺并踵二志而續之者俱十之二有卽其文而節之者有卽其事而詳之者俱十不及二蓋三閱月而書成爲吳江縣志定本攷莫志歷三十年而始就徐志亦歷十一年而就今三月成書何易也則以前人勞於創後人因而損益之則較逸且續入者以世近而得之間見采訪又較易故歲月省而功易成邑人葉燮實與於是役謹序

之曰原邑之初於上古無聞自秦伯開吳始有句
吳之號從來開國建號或得之分茅胙土樹屏建
侯舍此則未有不藉戰伐力爭而得卒未聞以禮
讓開國建號如秦伯者也迨千百年後五代吳越
錢氏始建吳江縣當唐末天下大亂凡稱帝稱王
之所無不荼毒糜爛其民以逞所欲獨錢氏以兵
誅暴亂保境息民不與中原抗衡終五季之世吳
越之境不被一矢卒之奉版籍以歸於宋始終於
生養安全之仁仁君者於此土一開疆一立縣一
先之以讓一守之以仁蓋至於今猶樂道其遺風
已畦集

卷八

吳江縣志序二

二弃草堂

也歷稽前代吾邑最鮮被兵革亦無犯上作亂之
人之事惟宋建炎時大鱷於金兵然亦千年僅見
非如他處之日尋干戈也則豈非開先之風之澤
遠哉然竊有鯁鯁然念者古稱民富而禮義附有
國者不患貧而未始不患其民之貧吳江之民謂
其有三江五湖之利而不知亦被三江五湖之害
在官有履畝一定之常征而在民無十年歲登之
恆產何也江河之水利稍失治則害旋至吳江水
利近百年來雖間小有開治而不能復其初計十
年之中未有三四年不傷於潦者恆以六七十年之

收供十年之輸則民力可知矣且吳江在古揚州
爲下下之田在今日則科上上之賦乃因其上上
之賦遂等爲上上之田故無一事不以十分爲科
率乃究其一歲所收耕者恆竭力作稱貸不足以
輸於有家有家者有終歲拮据而不足以輸之國
夫以水涯澤畔百里之地歲賦五十餘萬輸惟正
之供其民力又可念矣則民富而禮義附之言所
當深惟其本而爲之一籌者哉變生長此土上下
千百年而反覆之得其大槩如此至於邑之疆域
無名山大川之限形勝非巖疆四塞之國物產不
已哇集

卷八

吳江縣志序三

二弃草堂

足以供朝廟戎祀勲庸無可以勒鐘鼎旆常惟是
財賦甲天下而忠孝節義文學之彥亦彬彬乎間
世不乏以庶幾前代之遺此志之大較也

黃葉邨莊詩序

黃葉邨莊吾友孟舉學古著書之所也蘇子瞻詩家在江南黃葉邨孟舉好之而名其所居之莊者也天下何地無邨何邨無木葉木葉至秋則搖落變衰黃葉者邨之所有而序之必信者也夫境會何常就其地而言之逸者以爲可挂瓢植杖騷人以爲可登臨望遠豪者以爲是秋冬射獵之場農人以爲是祭韭獻羔之處上之則省斂觀稼陳詩采風下之則漁師牧豎取材集網無不可者更王維以爲可圖畫屈平以爲可行吟境一而觸境之已畦集

卷八

黃葉邨莊詩序一

二弃草堂

人之心不一孟舉於此不能不慨焉而興感也覺天地之浩邈古今之寥廓無一非其百感交集之所得於心形於腕於以爲詩而係之黃葉邨莊意有在也孟舉於古人之詩無所不窺而時之論孟舉之詩者必曰學宋予謂古人之詩可以而不可學何也學則爲步趨似則爲脗合學古人之詩彼自古人之詩與我何涉似古人之詩則古人之詩亦似我我乃自得故學西子之曠則醜似西子之曠則美也孟舉詩之似宋也非似其意與辭蓋能得其因而似其善變也今夫天地之有風雨陰晴

寒暑皆氣候之自然。無一不爲功於世。然各因時
爲用而不相仍。使仍於一。則恆風恆雨。恆陰恆晴。
恆寒恆暑。其爲病大矣。詩自三百篇及漢魏六朝。
唐宋元明。惟不相仍。能因時而善變。如風雨陰晴。
寒暑。故日新而不病。今人見詩之能變而新者。則
舉之而歸之學宋。皆錮於相仍之恆。而不知因者
也。孟舉之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敘述。類史遷之
文言情類。宋玉之賦。五古似梅聖俞。出入於黃山
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
鑿空。此其概也。不知者謂爲似宋孟舉。不辭知者
謂爲不獨似宋孟舉。亦甚愜。蓋孟舉之能因而善
變。豈世之蹈襲膚浮者比哉。世之尊漢魏及唐者。
必以予言爲抑孟舉。世之尚宋者。必以予言爲揚
孟舉。悠悠之論。非但不知孟舉。實不知詩。然則讀
孟舉詩。得其係之黃葉邨莊之義。則思過半矣。

巴畦集

卷八

黃葉邨莊詩序二

二弃草堂

廉讓堂詩序

世稱美世家巨室之子姓必曰王謝然考之當年
簪紱之盛王優於謝若人才文雅之美謝優於王
大約王之位躋公輔者相望然如導如弘如儉輩
率皆逢迎世主佐命霸朝以邀時譽鮮能立事功
秉忠義故其後人無個儻磊落之才謝氏如安之
卓識雅量敗勁寇安社稷爲名宰相其羣從皆彬
彬質有其文如玄如石輩皆以儒雅爲名將而安
之敎家固自有法不徒如晉世之崇尚虛無者故
其後文章彪炳之彥蔚起代有其人如靈運如惠
已畦集

卷八

廉讓堂詩序

二弃草堂

連如混如瞻如弘微如莊如眺其才皆卓立一代
篇章可追美三百即靈運近乎放誕然其自比魯
連子房忠義激發述祖德一詩猶見不忘先民規
矩則謝氏之忠義文章有可得而言者曹子希文
高才卓品予嘗記其廉讓堂稱之矣茲彙其所著
詩付梓即名之曰廉讓堂詩屬予序之予惟希文
之詩美如芝草然非無根其美蓋有所本矣其大
父司馬公爲名諫臣尊先生爲名吏部文章經濟
史冊炳灼而父子皆崎嶇效忠於橫流錯節之日
尤氣節表著所爲父詔其子祖繩其孫皆以忠義

密遊集序

古今有才人之詩有志士之詩事雕繪工鏤刻以馳騁乎風花月露之場不必擇人擇境而能爲之隨乎其人與境而無不可以爲之而極乎諧聲狀物之能事此才人之詩也處乎其常而備天地四時之氣歷乎其變而演古今身世之懷必其人而後能爲之必遭其境而後能出之卽其片語隻字能令人永懷三歎而不能置者此志士之詩也才人之詩可以作亦可以無作志士之詩卽欲不作而必不能不作才人之詩雖履豐席厚而時或不已畦集

卷八

密遊集序一

二弃草堂

傳志士之詩愈貧賤憂戚而決無不傳才人之詩古今不可指數志士之詩雖代不乏人然推其至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韓愈宋之蘇軾爲能造極乎其詩實其能造極乎其志蓋其本乎性之高明以爲其質歷乎事之常變以堅其學遭乎境之坎壈鬱怫以老其識而後以無所不可之才出之此固非號稱才人之所得而後如是乃爲傳詩卽爲傳人矣我友沈子雲步自少卽善爲詩藻思揆發綺麗要眇稱於世久矣予嘗讀其詩謂其能擅才人之席者也已予老廢山中雲步謁選得一官

之秦去別余十年一旦弃官歸來訪余草堂出近
詩一卷示余余讀之而驚曰君之詩已不爲才人
之詩而爲志士之詩矣雲步負雋才掇科名期有
所樹立以攄其志乃僅寄百里於數千里外沙磧
荒涼之區卽卑之以展其簿書期會之能亦有不
可得者雖欲不拂衣以歸安能耶今觀其詩見其
所歷之地皆周秦漢唐成敗興廢之墟昔賢英哲
之所廻翔騷人羈客之所憑弔而永歎者其所遭
如彼而所觸之境又如此欲無所動於中胡可得
耶其詩也皆其撫心感魄之見於言者也予蓋太
已畦集

卷八

密遊集序二

二弃草堂

息於其志知其有所不得不作而決其爲可傳矣
予與雲步早歲通門之交故知之最深雲步以詩
序屬予予不敢辭爲詳言其作詩之先後所就如
此以貽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泛雪詩序

泛雪詩者常熟蔣子文從借其友生泛舟西郊虞山之下游賞夫雪爲詩而唱和者也予嘗謂夫造物者之爲是雪也蓋與風雲雷雨各異其施而未嘗不同其體皆氣化之自然而人之遭之也亦適然而值豈獨於雪有異哉然人之視夫雪與風雲雷雨則有異往往借之以各寄其所尚逸者借以寓其高騷人借以攄其韻而夸麗之夫亦借以張其豪靡數者似皆有所得乎雪而寄其樂焉則諸君今者泛舟以遊而係之以詩以爲樂可知也然已畦集

卷八

泛雪詩序一

二弃草堂

吾觀世人之樂夫雪者僅十之二三卽境遇而怨且苦夫雪者則十之七八彼京都之區遇雪則衝衢泥淖車馬蹂躪貴者晨起而之朝之所司或奉急宣騶隸顛蹶汗溝中雖公卿不免而苦雪者在於朝賤者晨起而之市負擔逐逐積滯自膝至腰領而苦雪者在於市他如行旅商賈之苦雪於道祁寒怨咨之苦雪於野更有被褐不完半菽不飽不能出門戶而苦雪於居者又十室不啻二三焉嗟乎所稱高士騷人與夫鬪夸麗者何以獨得於雪哉諸君其亦有得於是者耶吾徒知諸君之借

赤霞樓詩集序

理一而已而天地之事與物有萬持一理以行乎其中宜若有格而不通者而實無不可通則事與物之情狀不能外乎理也昔者聖人旣教人志乎道矣而又推之以游藝夫射御書數似乎技術之末然其理無不爲道所該故卽一可以見其全如庖丁之解牛郢匠之斲輪以至承蜩弄丸之末技皆有此理之極致以運乎其中道無二也吾嘗謂凡藝之類多端而能盡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者莫如畫彼其山水雲霞林木鳥獸城郭宮室以及

已畦集

卷八

赤霞樓詩集序一

二弃草堂

人士男女老少妍媸器具服玩甚至狀貌之憂離歡樂凡遇於目感於心傳之於手而爲象惟畫則然大可籠萬有小可析毫末而爲有形者所不能道吾又以謂盡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者又莫如詩彼其山水雲霞人士男女憂離歡樂等類而外更有雷鳴風動鳥啼蟲吟歌哭言笑凡觸於目入於耳會於心宣之於口而爲言惟詩則然其籠萬有析毫末而爲有情者所不能道昔人評王維之畫曰畫中有詩又評王維之詩曰詩中有畫由是言之則畫與詩初無二道也然吾以爲何不云摩

詰之詩卽畫摩詰之畫卽詩又何必論其中之有
無哉故畫者天地無聲之詩詩者天地無色之畫
滌陽朱君樸菴今之有道明理之士也吾嘗見其
畫矣天地無心而賦萬事萬物之形朱君以有心
赴之而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皆隨其手腕以出
無有不得者余於是深歎其藝之絕知其於事物
之理洞照於中而運以己之神明此能爲摩詰之
畫必能爲摩詰之詩無疑也朱君果出其赤霞樓
詩集相示見其因物賦意因情傳事諸體嚴而衆
善備吾不能更贅一辭卽以稱其畫者稱其詩已
已畦集

卷八

赤霞樓詩集序二

二弃草堂

矣乃知畫者形也形依情則濶詩者情也情附形
則顯是理也寧獨畫與詩哉推而極之天地間無
一物一事之不然者矣

餘亦不辭其勞味是意後其畫之論其以事
法之而天地萬事萬物之形其皆顯其形以出
畫矣天地無心而賦萬事萬物之形朱君以有心
赴之而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皆隨其手腕以出
無有不得者余於是深歎其藝之絕知其於事物
之理洞照於中而運以己之神明此能爲摩詰之
畫必能爲摩詰之詩無疑也朱君果出其赤霞樓
詩集相示見其因物賦意因情傳事諸體嚴而衆
善備吾不能更贅一辭卽以稱其畫者稱其詩已

友人詩集序

昔韓子之稱孟東野也。謂東野以其詩鳴。然則凡作詩者皆可謂以詩鳴者也。今天下之以詩鳴者。無慮家李杜而戶曹劉。抑何鳴詩者之多。以余觀之。其以詩鳴者同。而其所以鳴者不同也。世無人而不詩。無詩而不以鳴見。然其中有自鳴之詩。有鳴於人者之詩。之異鳴於人者。依世以爲趨。求人而喪我。其性情志慮之所出。以詩徇人。而以人援詩。於是六義之旨。皆爲浮響。不根之言。或以投贈爲羔鴈。或以翰墨邀貨財。卽不盡是。而其亟亟於已畦集

卷八

友人詩集序一

二弃草堂

鳴者無一非求諸人者之所爲。而天下羣然稱之曰。是人也。今之詩家也。是之謂鳴於人之詩。若以詩自鳴者。則不然。環堵以爲宮。蔬食以爲飽。以詩書爲晤對。與昔賢爲交遊。興之所發。以爲詠歌。可不謂能鳴乎。然而當世之聞人。固無從知其爲詩人。卽問之其人。亦不知誰爲當世之詩人也。故不求合乎天下之鳴。亦不顧天下之非我之鳴。其是非善否。工拙一聽之於心。與古人而已。其鳴也。卽古君子爲己之學也。是之謂自鳴之詩。嗟乎。今之鳴詩者。何鳴於人者之多。而自鳴者之少也。友人

文子少弃經生言而從事於詩久之詩富且工然其志未嘗以詩號於人故里之人或知其善詩未必盡人而知之卽知之亦未能知其富且工如是也當其斐然有所得於中浩乎有所發而不能遏於是吐辭而詩成焉止自善其鳴已矣而何待於人哉茲以其詩付梓屬余爲之序余窮老空山廢無用之人也於當世所趨尚愚拙自退久矣顧以此相屬豈以余之生平亦庶幾自鳴而未嘗鳴於人者耶友人爲衡山三橋諸先生後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先澤矣

已畦集

卷八

友人詩集序二

二弃草堂

人善雅文人善詩山三橋諸先生後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先澤矣

北臥歲崖以余之題也

無用之人也於當世所趨尚愚拙自退久矣顧以此相屬豈以余之生平亦庶幾自鳴而未嘗鳴於人者耶友人爲衡山三橋諸先生後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先澤矣

必盡人而知之卽知之亦未能知其富且工如是也當其斐然有所得於中浩乎有所發而不能遏於是吐辭而詩成焉止自善其鳴已矣而何待於人哉茲以其詩付梓屬余爲之序余窮老空山廢無用之人也於當世所趨尚愚拙自退久矣顧以此相屬豈以余之生平亦庶幾自鳴而未嘗鳴於人者耶友人爲衡山三橋諸先生後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先澤矣

桐初詩集序

昔余叔氏雲林君績學砥行隱於太倉之沙溪距
余所居分湖百里歲時數數過從叔氏富於吟詠
善法書尤工歐陽率更體後生成以爲模楷順治
丙戌七月晦日叔氏家罹兵禍及仲兄中密俱死
禍最酷時余家亦播遷無定所自爾沙溪與分湖
不通聞問且二十餘年康熙乙卯余始值桐初於
邗上問之則雲林叔氏之孫中密兄之子也方知
其幼遭家難避迹田間黃岡杜茶邨過婁東見之
愛其幼慧卽工爲詩文以愛女許之遂就婚白下

巴畦集

卷八

桐初詩集序一

二弃草堂

因僑寓焉桐初備述二十年來情事余旣悲死者
且喜桐初之少年卓爾成立也桐初徐出其所爲
詩示余骨秀氣軼才溢思深而寄託甚遠蓋茶邨
爲詩家老將力排卑靡時習桐初得之於其切磨
者深也時余猶子元禮亦以工詩稱余因歎吾家
風流不墜其在此二子乎歲癸亥余遊白下與桐
初相聚數月乙丑遊嶺南桐初又來晤於尉陀臺
下每相見桐初必出其新詩以示余其技益進而
工能合唐宋大家之長詞能入南宋諸家之奧因
念桐初出艱難灰燼中流離轉徙而能好古力學

進於大成得交當世之賢者風雅相師此所謂豪傑之士不待人而能自興者也余因追悼元禮化為異物且近十年衰宗今惟桐初為獨秀蓋余喜桐初而益悲夫元禮也余老矣更數年見桐初其所就益不可名矣為拭目以待之

已畦集

卷八

桐初詩集序二

二弄草堂

近世蓋不有谷文為每日以書之
研味而益悲夫元禮也余老矣更幾年見桐初其所就益不可名矣為拭目以待之
為異物且近十年衰宗今惟桐初為獨秀蓋余喜
桐之士不待人而能自興者也余因追悼元禮化為異物且近十年衰宗今惟桐初為獨秀蓋余喜
數法大為書交當世之賢者風雅相師此所謂豪

蓼齋詩草序

汝子鴻書世以儒術起家其先人遭亂乃脫縫掖以武事著績故其羣從俱習之鴻書耳目所習見聞其切劘而相長者大約與寤歌吟咏之事非其類也鴻書則奮起而獨好爲詩其所爲詩輒可誦而稱工何也方鴻書之將從事於詩也請於余曰汪不知詩竊見當世之詩人誦所爲詩而心竊好之不識詩可學而能耶將學於古以何爲歸耶余曰子亦知古之人有詩之聖者杜少陵乎曰汪不敏竊嘗聞之矣余卽取杜集授之曰子歸而讀焉

已畦集

卷八

蓼齋詩草序一

二弃草堂

若知其美而好之則思過半矣鴻書別余半歲來出詩一卷曰此汪讀杜詩以來所作也余覽之而驚已而喜曰子初學詩而卽能詩且能學杜而得其氣體夫人之窮年卒歲求一言之幾而不可得者而子驟能之可不爲異耶鴻書美才質又年方少奮前獨往以赴其願欲顧無所不可致於當世者宜其曾懷暢遂其言冲以夸也今觀其詩悲涼鬱勃牢落不偶多不平之鳴則又何也夫士貴有志苟無志則無適而不自安於卑下何鬱勃不平之有惟有志者其曾中之所寄託於身世閱歷凡

得失愉戚之境必不與庸衆人同其視聽步趨苟有所觸於境動於心何一非吾躬憂患之所叢感慨之所係乎鴻書童年失怙負郭蕭然時多疾病欲不爲鬱勃不平之鳴難矣題其草曰蓼齋斯志也夫

巴畦集

卷八

蓼齋詩草序二

二弃草堂

出夫

卷不爲鬱勃不平之鳴難矣題其草曰蓼齋斯志也夫
謝之祗辭乎無書童年失怙負郭蕭然時多疾病欲不爲鬱勃不平之鳴難矣題其草曰蓼齋斯志也夫
昔夫辭祗之謝必不與衆人同其視聽步趨苟

小丹丘詞序

余十五年前亦頗作詞嘗積數百首已而思曰詞者詩之餘也吾之心思志慮寄托感興亦何有所不得於詩又何必復事於其餘且詞之意之調之語之音揆其所宜當是閨中十五六歲柔嫵婉孌好女得之於繡幙雕闌低鬟扶髻促黛微吟調粉澤而書之方稱其意其調其語其音若鬚眉男子而作此生活試一設身處地不亦赧然汗下耶無已則仍以鬚眉本色如蘇如平而爲之鬚眉之本色存而詞之本色亡矣余故十五年來絕不作此已畦集

卷八

小丹丘詞序一

二弃草堂

其已作者亦弃置不復存矣魏道士州來聞之而謂余曰君何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有楚屈平者仁義道德忠信人也被讒而不得於其君作爲離騷援美人以喻君王指香草以擬君子其言抑何柔嫵婉孌此豈有不宜於憔悴枯槁鬚眉之屈平耶至九歌中麗句實已爲詞家作祖矣又晉之陶潛振古高潔人也乃有閒情一賦唐人艷體詩首推李商隱然其寄托深遠多藉美人幽離之思靡曼之音以寫之蓋得楚騷之遺意者古之才人凡其胷中抑鬱不平而不得申者正言之不可泛言

之不可乃意有所觸以發其端而據其莫能言之
隱也作詞者亦是志而已矣夫何病乎余聞其言
曰善是余所未逮也適柯子南陔小丹丘詞集成
命序於余余卒讀之而歎曰其風雅其寄托真能
上追三閭而伯仲元亮義山者也區區南宋詞
家不足言矣遂錄州來之語以序之

已畦集

卷八

小丹丘詞序二

二弄草堂

案不又言矣雖雜俎來之語以載之
王並之聞而介於其意泰山書也詞國南北宋臨
命氣於余余卒讀之而歎曰其風雅其寄托真能
曰善是余所未逮也適柯子南陔小丹丘詞集成
劉也并隨書亦其志而已矣夫何病乎余聞其言
之不可乃意有所觸以發其端而據其莫能言之

南遊集序

詩文一道在儒者爲末務詩以適性情文以辭達意如是已矣初未嘗爭工拙於尺寸銖兩間故論者未可以詩文之工拙而定其人之品亦未可以其人之品而定其詩文之工拙也然余歷觀古今數千百年來所傳之詩與文與其人未有不同出於一者得其一卽可以知其二矣卽以詩論觀李青蓮之詩而其人之曾懷曠達出塵之概不爽如是也觀杜少陵之詩而其人之忠愛悲憫一飯不忘不爽如是也其他鉅者如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已畦集

卷八

南遊集序一

二弃草堂

子瞻諸人無不文如其詩詩如其文詩與文如其人蓋是其人斯能爲其言爲其言斯能有其品人品之差等不同而詩文之差等卽在可握券取也近代間有鉅子詩文與人判然爲二者然亦僅見非恆理耳余嘗操此以求友得其友及觀其詩與文無不合也又嘗操此以稱詩與文誦其詩與文及驗其人其品無不合也信乎詩文一道根乎性而發爲言本諸內者表乎外不可以矯飾而工與拙亦因之見矣康熙乙丑余於嶺南遇夏子宁枚夏子與余同鄉嘗聞其名矣相遇萬里外旣又方

黃山倡和詩序

名山者造物之文章也造物之文章必藉乎人以爲遇合而人之與爲遇合也亦藉乎其人之文章而已矣人之文章與名山爲介者在乎遊覽題詠然遊覽題詠其以辱名山者不少此名山之所大憂也必其爲才人之文章乃可以爲名山之知己而造物之文章方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才人與造物各以文章交相遇合而其事乃爲可傳黃山海內第一名山也奇而不必法蒼而不必老幽奧澁怪夭矯支離蓋造物者之能事吾知殫於此已哇集

卷八

黃山詩序

二弃草堂

矣昔人遊是山者題豈有此理四字於峰頂可謂得之然而海內人遊此者百無一二新安人遊此者更千無一二卽遊者或未必能題詠卽有題詠吾恐黃山有愈悲其不遇者矣則名山之不遇才人才人之不遇名山二美之不必合天地亦無如之何也石門胡子圓表偕其友兩程生忽策杖裹糧以遊黃山每至勝處必有詩有詩必倡和得若干首成帙於是造物之能事無所不發洩蓋山與人交相遇合稱知己焉吾讀其詩樂其事知俱可以傳矣

湖上吟序

士不得志於時窮居杜門卒歲可無求於人甚適也乃有不獲已杜門不可得於是去其所甚適快然爲出門之遊則其事有孔亟而情有可哀者矣然出門之遊東西南北百里千里數千里惘然而行率然而止其間阻於時會阻於物情俱不可知久之遊不得志蕭然逆旅風雨之中而後乃思窮居杜門之樂爲不可得也遊之窮殆不如居之窮然遊又有勝於居者何也遊卽不遇於人而無不遇於山川雲物泉谷煙霞卽不遇於今之人而無已畦集

卷八

湖上吟序一

二弃草堂

不得遇於古人蓋嘗於荒榛蔓草故宮舊苑名賢憑寄之墟摩斷碣訪野老百千年之陳蹟恍然如或見之幾不知身之客於斯而不與同時也非遊何以得此毘陵劉君天木世有家學聞於時余遇之禾城蕭寺讀其湖上吟諸作蓋劉君之爲遊久矣觀其襍被一肩不勝蕭瑟然取所歷之山川雲物古人往蹟咏之歌之而貯之囊中則劉君之遊其亦可謂盛也夫

廬山大林寺心髻上人詩序

世出世法本無二法法法皆然卽詩文一道亦爾然詩不能無大同而小異世諦之詩不可有俗氣書生氣出世諦之詩不可有禪和氣山人氣論詩者於世出世法似乎相反然暢達骨髓不襲陳言要歸於不染氣習無二諦也余生平夢想匡廬之勝乙丑冬以便道始得一遊意謂廬山猶昔也今日必無遠公其人矣於大林寺遇心髻止人道氣洒然如秋空之鶴寺在廬山絕頂爲遠公昔日結茅著彌陀疏處今見心髻如見遠公焉心髻出詩已畦集

卷八

心髻上人詩序一

二弃草堂

示余余和其韻數首心髻再疊韻以荅余又疊作以酬之兩人之詩皆能脫去本色不染習氣余乃知世出世法卽詩見異中之同豈非法爾如然乎心髻爲人如所住山心髻之詩如其爲人余遊山而得其人并得其詩不亦幸歟心髻全藁甚富余卽以斯語書其卷端

廬山大林寺心髻上人詩序

已畦集卷之九目錄

序

贈季偉公序

送張超然遊海外序

贈陶隱者序

送顧迂客赴陝序

送心僻上人歸廬山序

贈醫者環照上人序

州泉積善錄序

彙刻慈幼堂詩文序

已畦集

卷九

目錄一

二弃草堂

已畦集卷之九

吳江葉燮星期

贈季偉公序

吾是令

康熙甲子之冬予南遊過嶺以南嶺南之人及四方客遊而至於斯者無不嘖嘖稱有季子偉公偉公蓋少年名士也及見偉公問其年二十有七爲浙人幼從其尊人官於粵已北遊京師及江淮間偉公所至輒有名蓋十有餘年矣今偉公年猶少而已爲老名士余嘗論夫名者爲世所知而羣稱之之謂也古之有大名於世稱爲名公大人先生已畦集

卷九

贈季偉公序一

二弃草堂

者稽其故必有所以爲名者乃今之所謂名者大約皆能媚於世而世則從而悅之而稱之者也迹其所爲媚不獨以貌言筋骨貨財媚且進而以好惡媚更進而以文章忠信媚且益進而以排擠激揚前入之道學經濟媚莊生所去并其道德仁義而竊之者也孟子稱鄉愿之媚於世而曰奄然奄然者猶有所疑忌瞻顧之意未敢徑情直遂以行而天理人心猶未盡泯也吾見今之媚於世者略無疑忌瞻顧侈然以爲言放然以爲行其媚之所及施者人爭悅之其媚之所不屑施者人咸望之

而世且從而譽之尊之甚至爲喬嶽爲景慶甚矣
名之時義顛倒紊亂旁見錯出而爲變態若此也
今偉公之名乃何爲者迹其生平無一能媚於世
而無一非忤於世者也偉公童年卽事交遊今且
交徧天下然與交者稍有不合於其心偉公必嫚
然以罵其所未與交者稍有不嫌於所聞亦必嫚
然以罵其視天下大約少可而多否偉公蓋與名
相背而馳者而羣稱爲名士何哉從來名者實之
實古者實至而名彰後世托名以求實今之實非
名實之實乃厚實之實耳古者實在名之先今者
實在名之後有顯名斯有厚實矣今偉公僑居萬
里之外父喪不能歸母老不能養借人一廛不蔽
風雨數口嗷嗷日不能再食其窮可謂至矣而無
一人過而存卹之者然則偉公之名直虛名耳安
在人之知之而稱之哉夫世羣以媚而得顯名偉
公與世爲忤而得虛名名之稱同而名之義則異
矣雖然末俗不可以力回而天道無不可以誠感
偉公雖一窮至此乎其亦因其名而益修其身以
俟之而已矣

已畦集

卷九

贈李偉公序二

二弃草堂

送張超然遊海外序

張子超然世閩人康熙甲寅遭閩亂子身避地逾
仙霞嶺歷浙東西來吳中婚於常熟何氏因家焉
嘉興戶部侍郎曹先生秋岳亟稱其才謂其詩與
古文辭無媿於古人之有言者也超然居吳久之
貧甚所與交者皆窮約坎壈傲世絕俗輩超然貧
不可支乃思北走以遊京師大凡天下無聊不
得志之士鬱鬱不能抒咸棄其鄉里以走集於
都下以爲都下者名與利之區也無論賢智愚
不肖莫不顛蹶奔走於此謂由是焉則賤者可貴
已畦集

卷九

送張超然序一

二弃草堂

貧者可富也究之賢者智者或未必盡得愚不肖
又或未盡不得故人各有所挾持而來不必有自
知之明雖無必得之方而亦無必不可得之患故天
下羣相率而往焉超然今之智者賢者也其在
都也不知超然者固無論卽有能知之者大約時
其居處飲食歲時以周其旅次之不給已矣嗚呼
此豈能知超然者耶此豈超然之所爲得者耶甲
子秋大理寺評事高君二鮑奉使廣西超然與偕
行已復偕高君遊廣東且半歲高君知超然可謂
濳矣而超然貧如故豈非命歟超然產於閩避亂

至吳自吳遊燕又自燕遊粵遊亦亟矣可若何哉
乃慨然思爲海外之行卽異魯連之蹈其師襄之
志歟其友葉燮悲其志而壯其事爲歌詩以送之

已畦集

卷九

送張超然序二

二弃草堂

去煥其去發變悲其志而壯其事爲歌詩以送之
其辭將思欲其去之亦與魯連之蹈其師襄之
志歟其友葉燮悲其志而壯其事爲歌詩以送之

贈陶隱者序

并詩

是非毀譽榮辱得失之數莫不因乎兩有所求而
事故萬端紛然錯出而不可止人能無所求乎人
固難矣然求人與不求人其求自我操之者也若
能使人之無所求乎我則求爲人之所操苟非斯
人之徒方可語乎此也君相公卿大夫上下遞爲
求者也自此而推富貴貧賤智愚勇怯有無多寡
相求無虛日卽我能無所求乎人安能使天下人
之無求我卽盡絕人之求我而充其極一家之中
有父母子孫戚屬婢僕環而待乎我者皆其求乎

已畦集

卷九

贈陶隱者序一

二弃草堂

我之爲子爲父爲家督爲周親者也於是是非毀
譽榮辱得失之數莫不類至而交起蓋爲人所求
之難甚於求人也若在我斷然無幾微之或有求
乎人而能使舉世無一人之有求乎我此其所
處之奇而其志則非有道者不能橫山之左有陶
隱者居三十年已畦居士居山右壤三年而未之
見也友人有過居士述隱者之言曰自結茅茲山
之陽一身所須無出此山者山田二三畝躬耕之
可卒歲以其餘釀酒時得一醉粗有琴書足詠歌
採筍蕨盤餐可時繼固無用求人爲矣然或慮人

之求我也。惟其貧而固求利者，不來賤而愚求名者，絕迹拙則巧者去之。鈍則捷者遠之，無一可爲世用何者？爲世所求乎？且行年五十矣，環堵之中，仰無父母，無人求吾養，俯無子息，無人求吾育。樹籬以爲戶，無僮求爲我，應門或日一舉火，無婢求爲我執爨，信乎沒齒不爲一人所求矣。然我之尚有求乎斯世者，惟一棺造物之將有求乎我者，惟速化。於是市材爲龕，置於兩楹之間，存以習其居，沒以寧其歸。又烏有所櫻其中而擾其外者？耶居士聞其言而喟然三歎也。其爲古之畸人歟？而進

已畦集

卷九

贈陶隱者序二

二弃草堂

乎道可以勵末俗，乃造其廬而願見之。隱者出酒以酌居士，居士乃爲歌詩以贈之。

吳山之陰橫山陽，蛟龍不蟄兮虎豹不藏。屠酤在市兮牧豎在野，若有人兮墨貌而儒裳。金閭城中百萬戶，考鐘堂上羅笙簧。寂然龕火遙相望，知爾宵中吞雲夢。八九如秕糠，舉世皆謂隱者狂。隱者竊言我乃不狂，君真狂。

送顧迂客赴陝序

康熙癸酉顧子迂客以新例得授縣令將赴陝西幕府於仲春戒期北征其同學知交餞之閭門之潁顧子若有不釋然於中者且曰自束髮讀書至於今年三十矣居恆竊不敢自菲薄視登上第位卿尹皆分內事乃今遑遑然若有所迫而以輸將急公趨功名之徑與旅進旅退者同事能無媿於諸君乎即諸君知我非其好我則無以自解矣橫山葉燮聞其言而謂之曰君之言知經而不知權權者所以善其經者也夫出處爲君子立身之

已畦集

卷九

送顧迂客序二

二弃草堂

大節然各因乎其時昔先師孔子之仕止久速總歸之於可者當其時也豈無邀上第登卿尹而隱微不克自問於可者乎君若爲邀榮鄉里炫耀戚黨計則誠媿矣君今雖壯年而親則已老先人所授產君以慕義好急人日漸銷落且盡門巷蕭然何以慰白髮之親今日之行古人捧檄而喜之志也即自此以往膺不次之擢驟登卿尹君視之仍一抱關擊柝無負乎家貧親老之初志豈有所榮寵動其中而稍爲之遷易哉君子進以禮蹈其常經也有時進以義蹈其變權之合乎經也君子亦

惟義之宜而已豈有所不足哉不知者援漢司馬
相如以賞郎進爲比然相如之進也徒爲富貴顯
榮耳觀其乘傳題橋縣令負弩志趨利而已矣君
之詞賦才藻無媿相如而志則過之遠矣有何不
釋然乎坐客皆曰善余遂書以送其行

已畦集

卷九

送顧迂客序二

二 弃草堂

釋然乎坐客皆曰善余遂書以送其行

一 同類下氣無狀昧昧而志俱斷

蔡有歸其乘新取齋牕令覓誓志跋

昧昧以贊所樂然則昧昧之遊也

辭美之宜而可豈亦不且若不

送心髡上人還廬山序

心髡上人生於滇南行歷諸方足跡徧天下已開法席於廬山之開先寺康熙癸酉春出山來吳春暮將還山巡撫中丞宋公爲詩以送之凡與髡公文者咸屬和藁爲送髡公還山詩卷髡公屬余序其事或曰昔瞿曇氏不三宿桑下恐其有所執着而爲戀繫也爲之徒者當尊所聞而行之且旣稱出家舍其鄉里室廬眷屬此身已如孤雲之聚散於太虛又何爲戀戀於所居之山而謂之曰還耶此無乃根塵皆有所住而執着於名相者耶余已畦集

卷九

送心髡上人序一

二弃草堂

曰子之言是也然子之言爲修道者言之不可爲行道者言之也修道者遑遑然惟道是求恐心之有所執着而爲住世尊之在雪山也修道也故有不三宿桑下之教然世尊未出母胎即已爲衆說法道奚待於修其不三宿桑下者現身說法也行道則不然道已成矣則以道覺一切衆說法四十九年是也世尊道場七處九會不一其地如王舍城耆闍崛山給孤園諸處所稱靈山不外是矣故當其修道不可以有所住心而生執着及道旣成斯稱常住以佛身之常住然後能住一切衆之無

所住靈山者非一切衆之無所住而住而得安隱者乎廬山辟公行道說法覺衆處也即無法可說豈無爲一切衆住而究竟無所住者耶若曰初未嘗出云何有還是籠統顛頂語未可與辟公相見在請作還山一重公案可乎

已畦集

卷九

送心輝上人序二

二弄草堂

亦請於靈山一重公案下乎
昔出云何本靈長壽端臨而請來下與釋公味良
豈無爲一切衆住而究竟無所住者耶若曰初未
嘗出云何有還是籠統顛頂語未可與辟公相見
在請作還山一重公案可乎

贈環照上人序 并詩

儒者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儒者以此言持已應事盡之矣然獨人子之於其
親人子於其親之疾痛安危生死之際固有持正
誼明道之說而親未必卽安以生卽出於謀利計
功而親或得安以樂者則雖其事近於詭譎怪誕
爲君子所不道然君子以爲苟有濟於吾親則雖
迹涉譎詭怪誕亦無不可爲之則亦無不可從而
信之環照釋氏之徒也彼固未嘗習聞正誼明道
之言然彼愛其親之心愛其親而必欲其親生且
已畦集

卷九

贈環照上人序一

二弃草堂

安之心固無戾於儒者之說卽其無戾於釋氏之
說環照之言曰少時以父病瞽憂成疾幾殆得神
授以藥而疾瘳而因以得醫瞽目術父年且八十
矣一針而目復明因是其術大售於時夫君子於
生死安危之際醫藥固不廢然未有弗道其常而
豈雜以鬼神恍惚之言以惑人聽聞耶君子曰苟
有利於吾親可見之行事者雖道所不存誼所不
著卽怪誕譎詭亦無所不可有則亦無所不可從
而著之儒者且然况釋氏之徒乎余故樂道其事
而繫之以詩一章曰

州泉積善錄序

積善錄者石門今拙朱氏記其友人孟舉吳子所
行於鄉諸善事彙而成帙者也余覽之而歎曰此
盛古之事乃得見於今乎昔三代之治能使天下
無一夫之不被其澤然以天下之大而欲以一人
之德家至而戶徧其勢有所甚難然先王之德有
所必徧者固有其法也三代之法莫盛於成周其
惠民之道盡在周禮凡救荒卹糶孤獨死喪相保
相助纖悉周備君相總成於上命太宰以九兩繫
邦政其八曰友以任得民鄭注兩猶耦也謂同井
已畦集

卷九

州泉積善錄序一

二弃草堂

耦耕者相任即孟子言同井相友扶助也大司徒
令五家爲比遞積五而閭族黨州以至於鄉使相
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太宰司徒以其職分授於
遺人鄉師族師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施惠卹民糶
厄門關之委積以待孤老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賙民之糶阨族師掌比伍
族閭使之相保相受以相葬埋而大司寇又分授
其屬小行人有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上之王以
周知天下之故其爲法詳備如是一鄉如是合天
下之鄉無不如是其孰有一夫不被其澤者乎自

井田廢而比伍族黨之官俱廢以天下之大而欲使井閭族黨保任救卹之政一一出於上人人而惠之恐惠未加而政已不可問矣無怪俗日趨於薄而民之無告者終於莫可告已矣而吾孟舉則曰事在天下古今者非吾所得與其謀肩其事也其視吾力之所能而近在吾居之鄉者聞於耳寓於目無敢委而不爲焉如賑饑救災償邑逋代軍需濬河育嬰恤孤代贖鍰皆善之積於爲國者也助聘施藥完人骨肉助葬施棺槨不念舊惡濟貧士焚券代贖身解紛皆善之積於爲人與家者已畦集

卷九

州泉積善錄序二

二弃草堂

也人咸曰美哉何善之積而盛歟孟舉曰不然昔周公之爲法於鄉閭族黨者以行其不忍人之政也吾在吾鄉亦行吾不忍人之心於一鄉而已豈更有所庸其心哉予謂古之爲善者有自一鄉而化及一國自一國而化及天下者今聖天子在上使有采風者以積善一鄉之善聞之於

朝將必盡復成周之政使天下之鄉盡得如積善之鄉未必非孟舉之志也此朱氏所以彙錄而公之世其亦此志也夫

彙刻慈幼堂詩文序

吾蘇陳氏以業醫世其家陳之先所從來遠諱良炳仕元爲翰林學士知太醫院六傳至公尚與子寵明時相繼入御藥房判院事歷憲宗孝宗朝得上眷卒得卹諭祭其最著者也先是學士公之孫本道始專爲幼醫子文益習之故判院公兩世皆以醫幼顯文嘗築堂成得宋文信公舊書慈幼堂三大字遂以顏之海內名公卿暨鄉先達諸先生先後爲文及詩稱述詠歎其事今學士公十二世孫名璣字啓文克紹先業益修其德鄉黨稱其孝已畦集

卷九

慈幼堂詩文序一

二弃草堂

而賢予通家生顧子天山爲文述其堂之由來以記之啓文於是集累世交游之贈言授之梓以揚其先德而屬予爲之序予惟醫之爲道似居乎技術先賢卜氏謂其致遠恐泥蓋指其事理言也然竊以爲泥者特以事言耳若以理言則醫之爲理推之亦何遠弗届本乎陰陽剛柔乘乎五運六氣天之道也辨乎物性而察乎金石草木五味別乎土宜而調劑之地之道也天地之道備矣本其道以施其仁民愛物之心用其已溺已飢之念孟子謂愛牛可推之四海醫獨不可以愛人而推之四

海乎今觀陳氏學士及判院諸公皆著其術以膺
綸綍異數之寵則獲乎上矣名公卿先生之交孚
則信乎友矣獲上信友誠者反身之終事陳氏既
致其效矣尚得謂爲道之小乎啓文儒者恂恂莊
莊古之有道君子也繼祖父之學業於獲上作其
忠於交友徵其信其慈幼也更上同夫子少懷之
志而總本之於孝則其道之所包不亦大哉宜乎
作者如林咸歎美不置立言以著其不朽也余何
能更贅一辭特爲著其醫道之有本者如是以貽
之康熙癸酉橫山葉燮撰

已畦集

卷九

慈幼堂詩文序二

二弃草堂

我更贅一辭特爲著其醫道之有本者如是以貽
之康熙癸酉橫山葉燮撰
去而驗本之於孝則其道之所包不亦大哉宜乎
忠於交友徵其信其慈幼也更上同夫子少懷之
志而總本之於孝則其道之所包不亦大哉宜乎
作者如林咸歎美不置立言以著其不朽也余何
能更贅一辭特爲著其醫道之有本者如是以貽
之康熙癸酉橫山葉燮撰

已畦集卷之十目錄

序

南昌萬貞婦楊氏哀輓詩文序

葉節婦吳氏壽序

顧母金太孺人壽序

從嫂史孺人七十暨姪雋千五十壽序

寶華山定菴基律師六十壽序

纂三峰漢老和尚獻徵錄序

羅漢寺隱峰演禪師語錄序

普明寺香巖桂禪師語錄序

已畦集

卷十

目錄一

二弄草堂

已畦集卷之十

吳江葉燮 星期

萬貞婦楊氏哀輓詩文序

忠孝節義之事爲之一時其彪炳激發非不甚烈然古今猶有慷慨就死易之說夫死何得稱易論者謂其出於義理之性加以血氣之勇俄頃之間略無轉念斷然行之而不疑奮然爲之而不可奪非易也所爭者在一時其易在境不在人也若所處之境原無可死亦不必死而無所謝其責委其事出艱危百折中歷數十年荼檠冰雪無所不嘗

已畦集

卷十

萬貞婦輓詩序一

二弃草堂

忍泣含痛於不見之地卒之補救挽回忠臣以此保其國孝子以此善其親貞婦以此立其家成其子昔人云死易立孤難斯之謂耶其爲難殆言有不能傳而聞其風覩其事無不興起矣吾於南昌萬貞婦楊氏而三歎不置焉萬爲故大司馬忠烈公本支其居吳城鎮者公近屬也貞婦歸於萬名良斌良斌早卒遺三藐孤家門凌替值兵亂歲饑不解十餘年死亡流離比戶皆是貞婦挈三孤子崎嶇轉徙水涯山确間一歲數易九死一生卒能以義勗其子勤儉以策其學業佐其交游拮据其

有家暨三孤子成立人皆忘其爲幼而無父者喬
木不移蹟繫如故嗚呼可不謂難乎其操潔其志
貞其才大所謂死者可生生者不媿者歟予偶道
出鄱陽止吳城鎮聞其事適孺人長子諸生某以
其母傳并彙四方聞人歌詩哀輓之章成帙屬余
序之余旣欽其事而與萬爲年世誼遂爲之序

已畦集

卷十

萬貞婦輓詩序二

二弃草堂

余始聞其事而輒爲之序者蓋以
其行與夫相若也夫聞人始於其
所聞而止於其難聞其事而後
其身不聞其夫之難聞其事而
其身不聞其夫之難聞其事而
其身不聞其夫之難聞其事而
其身不聞其夫之難聞其事而
其身不聞其夫之難聞其事而
其身不聞其夫之難聞其事而

葉節婦吳氏序

女子以節稱美德也然值人倫之不幸乃有此稱
士大夫閥閱之家婦人以節著固善然所處既鼎
族禮法所囿勢有不能易且所處豐腴資身無弗
具亦足以終天年節也然未可謂之苦節節至於
苦人倫之不幸而又屬人事之窮忍死以待須臾
在上不能知同儕弗能傳其事至悲其境至苦聞
之足爲感歎而可無言以表乎洞庭東山吳氏世
耕讀兼賈四方有女歸於葉之子名峙楨葉亦以
耕讀兼賈吳氏歸葉五歲峙楨亡於六合吳氏攜
已畦集
卷十
葉節婦吳氏序一
二弃草堂
幼子奔其喪其不欲生者數矣攜其喪歸葬洞庭
葉世賈而貧甚吳氏所以經營門戶衣食計悉出
自一身力孤子九歲竟死吳氏之欲死又數矣其
生而猶死死而復生飢寒迫之親戚遠之如是三
十餘年而氏年六十矣此真節之苦者也夫士大
夫縉紳之家其節義之事勢力所便每得邀榮
國典若閭巷之家其節苦而隱微不彰者胡可勝
道葉余宗也吳亦世爲姻族余故哀而敘述以表
之

顧母金太孺人壽序

人情之所甚欲而難得者莫如壽人情甚欲夫壽尤莫甚於欲其親之壽故凡於其親之壽則姻族戚友羣相率具飲食玉帛以致慶所以愉快其親而亦藉以愉快其子壽親之心也然今世俗所羣焉以爲親壽者往往藉當世富貴顯榮之事以耀耳目榮閭里彼徒見富貴顯榮之可悅而未知我所自有之仁義道德文章聲譽爲賢人君子之所難得而可貴者以將其親而爲愉快者也且夫以一身之仁義道德文章聲譽以將其親而壽之如已畦集

卷十

金太孺人壽序一

二弃草堂

有能合一世之賢人君子仁義道德文章聲譽之事我悉能取之而致之以將其親而壽之其爲難得而可貴愉快更何如也彼世所稱富貴顯榮者未必其皆爲仁義道德文章聲譽而能無媿者也仁義道德文章聲譽古所稱天爵原所以爲得富貴顯榮之具故其未得也具優於己無害乎君子之終其身其旣得之也亦若其所固有然則親之所以望其子與子之愛其身以愛其親而以爲壽其孰有榮於此者乎如我友雨若迂客俠君三顧君之母金太孺人之壽爲足述也孺人爲使部松

交先生側室富貴顯榮素所然矣克相夫子以教於家雨若早歲成進士今循次得百里才百未始展一迂客俠君俱自童年卽以文章名海內三君皆以仁義道德文章聲譽富於己雨若已從政事君迂客俠君奉太孺人以居益勵志於學而博於取資凡當世之賢人君子所稱仁義道德文章聲譽者兩君無不與交而賢人君子從四方來登兩君之堂肅將以拜其母於牀下踵至無虛日兩君盡切劘其道義文章夜以繼日不間寒暑無已時於是四方之賢人君子蓋溪好篤信兩君之賢之已畦集

卷十

金太孺人壽序二

二弃草堂

學而益歎太孺人之能教其子而能使其子之道義文章裕於己者被之人而天下賢人君子之道快孰有逾焉然則顧君之壽其親與人同而所以壽其親顧君所獨也夫極天下富貴顯榮之事如仕者之期登端揆未仕者之期取科第此皆顧君分內事且莫得之不足爲榮卽且莫俟之亦不足爲歉則今日之羣進而稱觴於庭者其爲可述而可傳如是而已矣昔王介甫有言祿與位庸人鄙夫之所待以爲榮者也賢者道徇於中而襮之以

蕤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
觀於此言可以識所本矣余爲松交先生里中後
進今老而廢且貧固世所無慕者也乃顧君不以
其人之微與辭之不工而屬之一言余惟知己之
命不敢辭敬次稱觴之末而爲是言庶無戾乎太
孺人之志亦庶無戾於顧君之志以善承其親之
志也夫

已畦集

卷十

金大孺人壽序三

二弃草堂

去少夫

謂人之志在於無戾哉勝者之法以善承其親之
命不殖翰端矣辭翰之末而爲是言庶無戾乎太
其人之微與辭之不工而屬之一言余惟知己之
此今笑而錄且食固世所無慕者也乃顧君不以
贈景拙言下心痛恨本矣余爲松交先生里中後
蘇除蘇真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

壽從嫂氏史孺人七十暨姪雋千五十序

吾宗先世自郡洞庭東山徙吳江分湖之濱子孫
十餘世聚族而居三百餘年土人稱爲葉家帶此
葉氏之大宗也其分支居西南三里者爲池上派
池上者地瀕湖中窪十餘畝淹沒菰芰灌莽間蓄
水亭泓其中先曾伯祖工部文湖公之仲子太學
後湖公樂其地乃芟苻葦闢爽塏築室其上以居
焉益蒔花壘石爲園亭當是時世家之子孫襲先
人餘庥上之讀書自奮繩其祖父卽不然封植自
好家累千金有園池之勝塲圃之樂優游以卒歲
已畦集

卷十

史孺人壽序一

二弃草堂

此固有家者後人之厚幸而亦遭逢盛世昇平之
所致也後湖公季子曰爾端公有三子其仲子庸
余從兄也自後湖公再世而產益落爾端公嚴課
子庸勉之曰我高祖黃門公以進士起家爲名諫
臣爾曾祖亦以進士位郎官有聲鄉黨今降而韋
布又傷貧此我日夕恫懷者也爾頗頭角於兄弟
間誠能上紹高曾下得復先人之墜產予之志乃
少慰耳於是子庸勉勵自奮得補諸生然終艱於
遇不中壽卒嫂氏史孺人焚炷苦作以治生久之
得盡復先業宗黨以爲賢而能無何

興朝鼎革分湖警於盜居帶上者悉散之他所池
上亦幾不保其室廬而先業又盡廢余惟有明之
季吾宗羣從衣冠稱一時之盛而家號素封者比
比也遭時多故盛衰頓異素封者皆不繼饘粥有
不能守高曾之規矩者子庸之子雋千慨然於學
者治生之言觸霜露冒寒暑奔走其力內以養母
外以時時周急宗親然僅克復先業之半而艱難
倍之遭時有幸不幸也今季秋四日爲史孺人七
十悅辰後十日爲雋千五十初度吾宗咸謀舉觴
而屬予爲一言予惟追溯雋千三世盛衰屢見史
已畦集

卷十

史孺人壽序二

二弃草堂

孺人閱歷終始荼苦備常今有子有孫子得備甘
旨孫克勤誦讀自今以後當期有盛而無衰有興
而無替子克富於家孫克進於功名雋千其勉之
雋千之子若孫又益勉之矣

不推空高曾之財我昔于前之千萬千則然矣
山也盡相姦姑益衰愈愈素性吝嗇不樂輸與
幸吾宗羣從衣冠稱一時之盛而家號素封者比
比也遭時多故盛衰頓異素封者皆不繼饘粥有
不能守高曾之規矩者子庸之子雋千慨然於學
者治生之言觸霜露冒寒暑奔走其力內以養母
外以時時周急宗親然僅克復先業之半而艱難
倍之遭時有幸不幸也今季秋四日爲史孺人七
十悅辰後十日爲雋千五十初度吾宗咸謀舉觴
而屬予爲一言予惟追溯雋千三世盛衰屢見史
已畦集

寶華山定菴基律師六十壽序

大德必得壽此吾先聖之論大槩壽以百年爲言而大雄氏之教則不然其言諸天帝釋梵王之壽動以億萬劫計比於人世之壽相去有不可名言者至於佛之壽以視諸天之壽其相去又有不可名言者佛壽非數可量故有無量壽佛其視成住壞空之劫如蜉蝣如朝菌如彈指猶不足爲喻直所云刹那頃耳然則人世百年之壽較之寧止蹄涔之與巨海乎然佛壽無量於何證之亦證之於佛之言耳吾觀迦文世尊住世自降生至寂滅不已畦集

卷十

定菴師壽序一

二弃草堂

過七十餘年世尊自謂說法四十九年了不異人世尋常之數計而一部大藏皆四十九年所流傳非於四十九年之外尚有未宣之妙諦也然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何待說法四十九年就四十九年言之當知無一刹那不具足無量壽之理事然則歷成住壞空之劫爲有量世尊之在母胎與說法四十九年爲無量也故壽緣法表法以壽建矣寶華山定菴基律師見月體和尚之法嗣也秉律爲海內宗主自其降母胎出家行腳圓具足戒承事本師得受記蒞嗣坐道場祖述優波尊者憲

章南山本師提唱一切威儀細行現種種光明示
種種法相自其世壽并法臘合言之今春爲六十
甲子夫六十之壽較之天壽佛壽多寡算數絕非
等倫然此六十年中凡佛菩薩之無量壽與帝釋
梵王之八萬四千劫壽無不於定公六十年中妙
法攝盡而無餘試問定公六十年來作何日月作
何閱歷當如世尊之在母胎度人四十九年之宣
示大藏等量齊觀無不可者豈有盈歉於其間哉
今者十方緇素競持瓣香雲集寶華合十禮足於
公之座下恭致頌祝余不敏敬承下風不敢以定
已畦集

卷十

定菴師壽序二

二弃草堂

公徵諸世數之壽以爲頌而敢合徵諸理與事之
無礙以爲頌則現前六旬之壽安知非即過去未
來恆河沙劫之壽之量乎當有迦葉尊者聞予言
而爲之破顏微笑矣

庚子年八月廿八日

甲子年六月廿八日

章南山本師對答

纂修三峰藏禪師獻徵錄序

古者右史記言左史記事其言與事皆在國史爲一代之掌故所以信於百世也然在朝或間有缺略於是有採風之官搜羅在野之聞見上之於朝以佐正史之缺略其後採風之典旣亡遺言軼事不得上聞裨官野史之家各以聞見爲著述在朝者或未盡足徵在野者或反有可據乃傳聞異辭漸失其實紛然異同夫異同由於是非是非由於愛憎好惡而毀譽淆焉史之不信實由於此故古之君子務多方博採以徵其至當較量揣度而折已畦集

卷十

獻徵錄序一

二弃草堂

衷之以爲信不敢隨聲附和踵失實之臆說也此不獨儒者則然而釋教則亦有然者釋氏之書經教與論皆出於西土此猶儒者之六經同條共貫無異轍也其在東土者他不具論卽如達磨西來遞分五宗支流派衍有一人必有一人之事與言或出其門人之記錄或出於旁人所見聞於是有彙而集之爲傳燈專而記之爲語錄其名號雖別而實則同苟其人無大中正之懷明理見道之識其中是非毀譽各有承襲淆訛錯悞久而失真祖而述之者各是其一說以爲家寶此猶儒者之

有異端橫議也有心者能默無一言救正之乎此
鄧尉現坐道塲仁公爲其得法祖翁三峰藏禪師
有獻徵錄之作也藏師生於達磨初祖千餘年後
其間禪者之興廢盛衰不知其幾師起而重開千
餘年來未開之面目自非一代偉人萬古作手何
以克此師特於千聖相承中遠紹寂音尊者近推
紫柏大師其獨挾之秘隻眼空羣可謂至矣乃一
時僻論謂師嗣法於天童悟禪師而悟師之禪一
棒當機埽除玄要師則單提玄要之旨略通消息
遂譏其逗於語言等於講席爲悖其師傳然此訾
已畦集

卷十

獻徵錄序二

二弃草堂

議衆多之口不無以增上伎心而生愛憎巧借名
色而立異同承其緒餘搖唇鼓舌標榜法門詡然
自豎亦可異矣亦可歎矣仁公憂之爰集師平日
閑譙之談偶述之論發明寂音紫柏兩尊者之旨
趣旁及一時諸公卿長者護法之贈言凡傳序銘
記之篇臚而列之以見天童三峰兩尊宿師弟淵
源妙同水乳初無異論彼爲謠詠之言自啓矛盾
之黨有同魔外直可談笑而破之矣又何煩辭說
之云云哉仁公一片苦心搜羅遺逸鎔異同絕朋
比以正正燈之未正勒成一書命之曰獻徵其擴

清紹述之功真臨濟以來一大關鍵也轉出世法以救一世之人心挽釋門之末造讀是編者可以識法位之正統矣

已畦集

卷十

獻徵錄序三

二弃草堂



續世錄卷五終矣

心緒一也必以無釋門之末造讀是編者可以
常餘世之如其詞意必求一大關鍵也轉出世法

羅漢寺隱峰演禪師語錄序

天下之人才其可傳者不出窮達兩途三代以前
達而在上則爲君爲相其窮而在下如卞隨務光
箕山石戶之流雖至治之世其人不乏至周而孔
孟之徒之外如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流見於經
傳此外尚有姓名不傳者多矣漢初有四皓後有
鄭子真司馬季主李仲元輩又哭龔勝之老人其
姓名來去總不可知此卽晨門沮溺之流也其後
人才愈多此一輩人邈不可得何哉彼其人皆負
驚世絕俗之資旣已糝糠宇宙塵埃軒冕則其聰
已畦集

卷十

隱峰語錄序一

二弃草堂

明志慮必有所寄以自愉快而所造可以無所不
至於是隨其資之所近以自成其一家漢以前舍
儒者無他途而欲高尚其志行不得不出於邈世
絕俗者之所爲自佛法入中國其理精其道廣人
之賢有才而或詭於中行者昔人有言儒門澹泊
收拾不住遂相率而往入其教以自特立表異如
禪宗所稱臨濟雲門趙州之徒其才力心思真無
媿卞隨務光晨門沮溺一輩人者也雖然世之言
佛者皆謂以空爲宗以虛無寂滅爲教宜乎澹泊
之稱在釋而不在儒然爲是言者誠知佛之爲道

其理濔而非渺其言浩而非夸其事遠而非誕則
固非澹泊矣謂爲空虛寂滅可乎近代臨濟之後
如天童密雲禪師其所得之淺濔固不易知而其
爲人卓然樹立與所以教人之道則固晨門沮溺
之徒而又能有其用者也羅漢寺隱峰禪師密公
之嗣法孫也其爲人誠實懇到固吾儒所稱篤實
而有光輝者也去余家不數里數與往還晨夕知
之最濔隱公以其語錄屬余爲序余惟隱公所得
於禪者姑不具論而推其師承所自來可見其爲
已教人之方固不可以世悠悠之論謂爲空虛寂
滅而無當於用也夫

已畦集

卷十

隱峰語錄序二

二弃草堂

普明寺香巖桂禪師語錄序

黃檗以三頓毒棒啓濟宗一枝蔭蓋天下其法源之盛直至於今雖然其盛之故可得而言歟自初祖西來傳心不立文字掃盡葛藤始知向上一著不從言語而得黃梅曹溪以來燈燈相印然至於棒喝交馳立地喪身失命猶未若臨濟德山諸大老之險絕也何者蓋宗旨則定以從上爲尊而宗風則恆以自後而峻然尊者有時而或降峻者有時而或夷雖道隨人立亦各因乎風會也自唐以來濟燈常盛而極盛於大慧杲實前無古人後無已畦集

卷十

香巖語錄序一

二弃草堂

來者盛極矣乃嗣法者若存若亡遂爾中絕正法眼藏乃在杲公同堂之虎丘隆斯亦奇矣虎丘以後高峰中峰疊興繼起此一盛也逮至有明隆萬之間宗風駸駸乎少衰天童密公起而振之直絕痛快并臨濟之三玄三要一齊掃去爲濟宗中興一大關鍵福巖費公實密公第一座而後宗風宗旨直下承當源流斬然今日之普明香公則福巖之嗣法孫能繩其祖父者也余與香公交二十年自其行脚至坐道場及居退院無不歷歷在目香公時時以此事策予徒以頑鈍衰廢自弃有負香

公一片婆心常竊自歎香公出語錄相示并索余
為序然香公真面目不在語錄余與香公相與真
面目不在序質之香公以為何如

已畦集

卷一

香巖語錄序二

二弃草堂

面目不取我贊之香公以為何如

為序然香公真面目不在語錄余與香公相與真

面目不在序質之香公以為何如

12143

6151

